



悬疑罪案秘档

凡周周/著

猎罪师



看硬汉派悬疑，热血刺激烧脑

弑罪猎恶 行走在刀尖的孤胆英雄
玩命缉凶 **悍匪、内鬼**，孤注一掷
匿名巨款 **死亡拼图** **往事纠葛** 谜样家庭

这个世界最可怕的不是恨，而是爱
 深入罪恶地带，命要够硬，心要够细，还得有不服输的狠劲和明辨黑白的心

贵州出版集团
 贵州人民出版社

猎罪师

凡周周 著

 贵州出版集团
贵州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猎罪师 / 凡周周著. — 贵阳 : 贵州

人民出版社, 2018.2

ISBN 978-7-221-14482-9

I. ①猎… II. ①凡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90709号

猎罪师

凡周周 / 著

出版人 苏 桦

总 策 划 陈继光

责任编辑 唐 博

装帧设计 唐锡璋

封面设计 源画设计

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(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SOHO办公区A座)

印 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(长沙市黄花工业园 3 号)

版 次 2018年2月第 1 版

印 次 2018年2月第 1 次

印 张 20.5

字 数 380千字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书 号 ISBN 978-7-221-14482-9

定 价 38.00元

目 录

引子 ~~~~~ 1

“明天你要干吗？有约会？”罗树说：“得盯个人。”“杀人犯？黑社会分子？”“都不是。”“那是谁？”“是个警察。”

第一个案子

第一章 黑暗交易 ~~~~~ 7

他走进去就惊呆了，中枪的正是与毒贩程科会面的北苑分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廖诚。

第二章 双重猎杀 ~~~~~ 27

杀死两名警官的手枪经过改造，凶手刻意伪装，逃跑路线似乎也规划得很细致。

第三章 匿名巨款 ~~~~~ 49

罗树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这张卡里有370万元的存款！这不是正常的警察存款金额。

第四章 正义的恶魔 ~~~~~ 72

我必须阻止这个为了正义而成为恶魔的男人，但是钻心的疼痛让罗树眩晕。

第二个案子

- 第五章 死亡拼图 ~~~~~ 87
凶手将死者沿关节肢解，没有缺少的身体部分，奇怪的是……尸体被摆成这个样子。
- 第六章 暗中黑手 ~~~~~ 114
这个家伙有些秘密想告诉你，只是在告诉你之前就被杀了。
- 第七章 意外之外 ~~~~~ 142
三个被害人在我们眼里都是心地善良的好人，然而他们都被杀了。
- 第八章 罪与罚 ~~~~~ 162
“你希望他们得到什么样的惩罚？” “以命抵命！”

第三个案子

- 第九章 完美罪证 ~~~~~ 178
连犯罪嫌疑人已经掌握了，但就是感觉别扭。
- 第十章 谜样家庭 ~~~~~ 190
他们至少还没有掌握实质的证据，况且他们根本不可能掌握证据。
- 第十一章 撕裂的真相 ~~~~~ 203
他好像抓住了问题的关键，尽管仍然有些模糊，然而这绝对是破案的突破口所在。
- 第十二章 爱人骨血 ~~~~~ 215
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恨，而是爱。

第四个案子

第十三章 校园阴影~~~~~223

他并不怀疑凶手，他也不怀疑证据，他有一丝隐隐的不安，就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被漏掉一样。

第十四章 无声欺凌~~~~~240

找到案件真相，这些混混学生，以后有办法治他们。

第十五章 隐秘的伟大~~~~~257

我想，我们终于触碰到了整个案件最悲伤的地方了。

第五个案子

第十六章 死亡陷阱~~~~~268

人心是这个世界上最无法掌控和最没有规律的东西。

第十七章 往事纠葛~~~~~279

你大哥已经死了，是你选择了做英雄！

第十八章 深陷泥潭~~~~~291

现在罗树是大学城分局眼里的杀人嫌犯，有证据显示他是杀人凶手。

第十九章 他一直都在~~~~~307

罗警官，你也来体会一下失去重要的人的感受吧！

后记~~~~~318

原来他一直带着一种类似悲悯的无奈感在做事。

“明天你要干吗？有约会？”

罗树说：“得盯个人。”

“杀人犯？黑社会分子？”

“都不是。”

“那是谁？”

“是个警察。”

罗树拎着一袋零食从便利店出来，他拉开黑色奥迪Q7的车门躬身坐了进去，将纸袋放在副驾驶。刚要发动汽车的时候，却看到前面的小巷里走出一个穿着连帽衫的年轻男子，戴着衣服上大大的兜帽，里面还有一顶黑色棒球帽，走到路口正准备过马路。

罗树重新推开车门走下车，摸了摸身上的手铐和警官证，确认齐全之后朝那个年轻男子走过去。

正值下班时期，等着过马路的人比较多。人行横道上的红灯变成了绿色会动的小人，马路边的人群逐渐移动起来。罗树只好加快了脚步，就在兜帽男子准备迈开步子的一瞬间，他上步别在对方的两腿之间，伸手搂住他的脖子将他放倒在地，然后迅速地掏出手铐将其铐住，整个动作一气呵成，引得过路人群纷纷侧目。

兜帽男脸贴在地面上使劲挣扎着，“你谁啊，你干吗？！”

罗树确认手铐已经铐紧后，把警官证亮给他看：“白马分局，罗树。”

对方立刻就老实了，他听说过这个刑警，是个“什么都爱插一手”的傢伙。原本身为侦办抢劫、杀人一类刑事案件的警察，却偏偏对毒品贩子、黑社会帮派分子感兴趣，在辖区内到处孤身扫荡，毫不留情面，这让地盘的“负责人”很不好做，有的时候还会引起和负责管控的警方的冲突。

“我……我有编号！”兜帽男压低声音急道。

“有编号”的意思就是他是禁毒部门的线人。每个禁毒警察在培养线人的

时候都会给他们在公安系统内部进行编号，以便查阅并保障他们的合法身份，所以这种说法由此而来。

罗树没有理会他的话，径直将他从地上拉起来，拎着手铐就往自己的车那边拖，对方踉踉跄跄地走到Q7的车头位置，被罗树摁在车前盖上。

“趴好。”罗树说。他对这个家伙进行了搜身，除了上衣口袋还有裤子，包括屁股上的口袋也没放过，一共搜出了一小包白色粉末和两包碎冰装物体。

“这是什么？”罗树提着那几包东西伸到兜帽男眼前。

“这……”

“讲话！”

“货……”

看来这家伙和其他“零售商”一样，也会从一些黑社会成员或者走私贩手上弄到少量毒品，然后在自己地盘上的场子里卖。这些场子主要就是KTV、夜总会或者酒吧，他们把毒品放进这些地方散货，全部都是零售。但眼前这家伙罗树没有见过，大概是新来的。

罗树哼了一声：“今天散了多少？”

“罗警官，今天的还没开始呢！”

“从巷子出来之前做了什么？”

“什么也没做啊！”

“你最好想清楚！”罗树声音压得很低。

兜帽男有些着急，说：“真的，我真的什么都没做！”

罗树把他拽起身来，两人面对面，兜帽男比罗树矮了半个头，长得也颇为稚嫩，估计没多大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对方低头不太情愿地回答：“邱声。”

“没带身份证？”

“带了。”邱声努了努下巴，“在外套里面。”

罗树从他的外套内袋里掏出身份证。

“你归哪个警官？”罗树看着他的身份证问。

“廖诚，廖警官。”

罗树知道这个警官，是北苑分局禁毒大队有名的铁腕缉毒警，卧底侦查、以身试毒、徒手抓捕持枪毒贩，所有危险的事他都做过，他对毒品有着狼一样的嗅觉，而且行事非常凶狠。

但这里是白马分局的地盘，按道理如果是廖诚的意思但没有打声招呼那就是属于越界行为。廖诚是老资格的警察，按道理不会傻到不打一声招呼就在别

人的地盘上安排线人散货搞情报，更何况现在又是省厅安排的专项行动开展的时间，他的行动很可能打乱省厅的部署。

“他叫你来的？”

邱声默不作声。

“这里不是他的辖区，他作为缉毒警不会这么冲动。”

邱声低声道：“可能有……有案子嘛……”

“你知不知道最近有专项行动，按道理今天所有有编号的‘零售商’全都该撤下去，你怎么还在外面？”

“我……我不知道啊！”邱声嚷嚷着，“廖警官只是说让我备好货，这两天在这一片看看动静，没有说其他的。”

“这么说你在这一带很吃得开？”

邱声苦笑一声：“没有没有，我哪有这么厉害。”

“电话留给我。”

“电话？”

“总之能联系到你的，你也不想只领一份线人费吧？”

邱声有些不知所措，他问：“我可以……我可以同时给两个警官卖命？”

“不是给我们卖命，是给你自己卖命。”罗树说，“你在我的辖区混，我有权抓你，也有权放过你，你觉得呢？”

邱声默默地低下头，也许是在权衡。大概三分钟后他抬头道：“那我手机号你记一下……”

罗树记下了他的手机号，解开了手铐。

邱声发现自己的手被松开了，赶紧甩甩手腕。

罗树说：“走吧。”

邱声有一种重获自由的感觉，点点头就要走。罗树突然一下拉住他的胳膊，他吓得回过头，罗树伸手指指他的口袋：“货全都留下。”

对方赶紧把剩下的两包货丢在罗树的引擎盖上，用询问的目光看着罗树，直到罗树轻轻点头，这才敢转身离开。

罗树回到车上后低头看了看时间，赶紧系好安全带发动了汽车。

赶到湾南大学刚好七点，罗树把车停在了校园外的一处露天停车场，湾南大学是不允许校外车辆进出的，即便是警察的车。

罗树买的是一辆三手奥迪Q7，东拼西凑花了四十多万，之所以花了大价钱买这辆车，是因为能够在跟踪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不会引起对方怀疑，毕竟警察可没有这么好的便衣警车用来执行任务。罗树可能是唯一驾驶私家车执行任务的刑警，抓人的时候遇到过几次嫌疑人驾车拒捕，把这辆三手Q7撞得惨不忍

睹，现在车身上也遍布刮痕，修车铺的工作人员一直以为他没有驾照。

他走进湾南大学的校园，来到设计系教学楼，楼里到处都是冷气。罗树有一种从闷热的空气中挣脱的感觉。他轻车熟路地坐电梯到了三楼，楼层里很安静，偶尔擦身而过一两个匆匆行走的学生，罗树左转到一间教室，教室的门上写着“室内设计专业”。

推开门，空荡荡的教室里，一个坐在桌上玩手机的姑娘在铁青色桌椅中很是醒目。她戴着耳机，两只手在手机屏幕上飞快操纵着，玩得很投入，两条纤细的腿随着旋律小幅轻荡，亚麻色长发撇到一侧，露出白皙的脖颈上一个隐隐的图案。罗树皱了皱眉。

大概是感觉到有人进来，白雪抬起头，看到教室门口站着的人，眼睛一亮，抓起包跳下桌子：“怎么才来，就剩我一个人了！”

“临时任务耽误点时间，走吧，还有个室友呢？”

“哦，她啊，”白雪转转眼珠，“她被叫去电视台了。只能下次采访你了。”说完她把包挂在罗树肩上，自己往前走去。

“这……”罗树拽住差点从肩膀上滑落的包。他一个大男人，挎着个明显是姑娘家的背包……

“我饿得没力气了，你就为人民服务一次吧，”白雪转头冲他笑笑，“大不了下次我请你吃饭，公仆！”

“那改下次？”罗树试探道。他想继续接查邱声那条线，刚才直觉这小子还有问题。

白雪突然转身顿住，罗树赶紧刹住脚，还好身体稳住了，没有撞在一起，但两人之间的距离就一个拳头了。突然隔那么近，白雪仰着头都能感受到罗树呼出的温热气息。她脸一红，往后一退，稳稳站住，严肃道：“我要告诉你，那你肯定不来了，饿的这半小时里，我身体健康值都下降了，你必须补偿我。”

罗树沉默两秒，从大衣兜里拿出一袋奥利奥递过去。

“就这么打发我啊？”

“先吃这个垫点儿。”

“太贴心了！我都想嫁给你啦！”白雪脸色瞬间变暖，撕开包装袋，冲罗树歪头眨眨眼。

罗树清咳一声，上下打量白雪，视线顿在她的脖间，“你最近混黑社会了吗？”

“什么？”白雪一头雾水，用手摸摸被他盯得发烫的脖子，突然反应过来，急道，“欸，你怎么这么老古板啊，我这是艺术文身。我自己设计的图案

呢！”

罗树摇摇头，女孩子家搞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文身，他大步走下楼。

白雪和罗树是一年前认识的。

走出灰色大楼，罗树看着周围熟悉的景物，想起初识白雪的时候，罗树在追查一起大学生贩卖冰毒的案子，恰好那个毒贩子是白雪的大学同学。罗树在他们上课的时候直接冲进教室，掏出警官证，旋即就把正在上课的嫌疑人拽倒在地，迅速上了手铐带走。这事在湾南大学传了个遍，所有人都知道有警察在教室里抓人，不过传言的版本各有出入。

等罗树再来学校进行后期取证的时候，白雪主动找到他，想为那个被抓的同学求情。

“为什么？”罗树问。

白雪拿出手机，打开相册给罗树看：“这是他妈妈，患了脑血栓和小脑萎缩躺在医院。他父母离异，家庭条件不好，我们组织了募捐，但是远远不够。”

照片里形容枯槁的女人戴着呼吸机，身上插着输液管，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，眼眶凹陷得吓人。

“他贩毒是为了他妈妈，没有人生来就是罪犯。”

“不管什么理由，犯了罪就应当被法律制裁，量刑多少不是我们警察说了算，至于他贩毒获得的钱全部没收也是应该的。”

“那就是没得谈咯？”白雪摆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架势。

“我可以把这个情况反映给局里，法院也会酌情考虑他的家庭情况量刑。”罗树如实跟白雪说。

之后他也确实这么做了，局里本着人道主义的关怀组织了一次捐款，法院和检察院也组织了小规模捐款，索性帮助那个贩毒的大学生渡过了难关。

白雪约罗树见面感谢他：“你这人还不错。”

“我人这么好不如做个朋友。”他开玩笑道。

结果第二天，白雪就跑来白马分局找罗树，她拎着一袋水果，说是替同学感谢大家的捐助。第二周又跑来，这次带了家乡的特产，一来二往，几乎白马分局的人都知道她了。罗树问她怎么总往分局跑。她厚脸皮地说，看了很多关于刑警的漫画，来看看真人制服帅哥。罗树也拿她没办法。

“最近没案子是吗？”白雪大口嚼着一块年糕问。

他们两人在银座的负一层吃炒年糕，这里有不少店面颇具特色，尤其是他

俩吃的这家韩国炒年糕店，店长是韩国人，所以味道正宗，因此也吸引了很多的年轻男女。

罗树收回目光：“刚结束了一起跟踪狂连续杀人的案件，这几天难得休息。”说完罗树给自己夹了一块鱼豆腐。

“那太好了，明天我去你家做饭。”

“什么？”罗树愣住了。

“做饭啊，去你家，你答应过的。”白雪自然而然地说道。

“什么时候？”罗树自信自己的记忆不会有错。

“刚才啊，我说了请你吃饭，你同意了。”

“请我吃饭和去我家做饭是一码事吗？”

“去你家请你吃我做的饭。”白雪笑嘻嘻地看着罗树。

“明天不方便……”罗树喝了一口饮料。

“后天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哦，你家里藏了人！”白雪大声道。

罗树差点呛了一嗓子，白雪总是让他没辙：“行吧，后天。”

“明天你要干吗？有约会？”

罗树说：“得盯个人。”

“杀人犯？黑社会分子？”

“都不是。”

“那是谁？”

“是个警察。”

他走进去就惊呆了，中枪的正是与毒贩程科会面的北苑分局禁毒大队副大队长廖诚。

白马区的银座购物中心，古朴典雅的咖啡馆里放着轻快的钢琴曲，罗树坐在靠后方的藤木椅子上，他点了一杯美式。

估计是咖啡豆放的时间太长，磨出来的香味略陈，他喝了两口就放下了，又要了一杯清水。一边装作悠闲的样子一边死死盯着前面，隔着一人高的观叶植物，一个穿蓝色西装的背影独自坐在窗户边，看起来完全没有察觉到身后的目光。

那个人拥有十几年的警察工作经验，比罗树还要老资格，两个人曾经打过照面，罗树不敢掉以轻心。这个老警察叫程科，三年前辞去了工作，原因是他在侦办一起集资诈骗案件的时候采取了过分的施压手段，导致嫌疑人心脏病突发，万幸的是保住了命。但是这件事被媒体曝光，市局要求严惩不贷，程科压力太大所以干脆辞职。据他本人说现在在和朋友做生意，看起来比做警察的时候潇洒得多。

罗树是一个月前盯上他的。

那时候罗树和同事在调查辖区内的一起涉黑案件，被调查的组织叫新三合会，其实是打着香港三合会的旗号做自己的生意。从收取保护费、暴力拆迁、恐吓、贩毒、组织卖淫到控制地下钱庄都有所涉及，而且在警方盯上他们之前大有扩大产业的趋势。

然而有意思的是，新三合会没等警方收网自己突然一下就土崩瓦解了，一批骨干和负责人跑到了别的组织做干部，基层成员没有实力只好流窜出来做自己的事，要么改邪归正，要么继续以恐吓和打架为生。

警方一下子失去了侦查的目标，只好把目光放到新三合会负责人归顺的组织上去，市局挂牌督办，要求尽快打掉它。

但罗树直觉新三合会的变故不是那么简单，所以安排了手下的几个线人到原新三合会的骨干身边套情报，努力了三个月终于获知了一个人，就是这个人

做了中介，把原新三合会的负责人连带一批骨干全部挖到另一个涉黑组织。又经过了一段时间，罗树确认了中介人的身份就是程科。

“中介人”其实不是很常见，因为它相当于一份兼职。然而做中介的绝非等闲之辈，此类人往往需要有比较高的威望或则声名，再不然就是人脉很广，他们只负责说合并从中捞取一些利润，但是绝不参与到两个组织之间的直接利益纠纷中，所以就算警方要对某个涉黑组织采取行动他也不会被牵扯进去。程科就是这种人，作为曾经的警察，他对这些控制着黑色产业的家伙了如指掌，再加上自己积累下来的人脉，在帮派中很吃得开，不少地方的负责人都和他关系不错，所以他来做中介人非常合适。

除了吃得开之外他也有自己的生意。表面上他跟别人合伙投资饭店和KTV，但这些利润明显不如暗地里的产业来得多。程科的地下买卖鲜有人知，罗树也是在盯梢的时候才发现的，但他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程科参与其中。程科非常狡猾，底子也干净，他表面上的生意很正常，看不出任何毛病。

没想到程科不仅不收手，还当了新三合会的中介人，这事如果捅到上面，势必会引起警方内部的轩然大波，以前的警察居然参与黑势力，干扰警方办案，不敢想象这事被媒体曝光后会产生何等后果——负面影响和过度解读，丑闻一定会被夸大其词，大肆抹黑警察，这对警察队伍是极为不利的。罗树正是基于这个考虑，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，而是选择了暗中调查。

今天程科到商业中心喝咖啡，想必就是要谈生意。罗树提早获悉了程科的动向，所以早早在这里盯住他。

现在是上午十点零二分，因为是周末，玻璃窗外有很多逛街的年轻人，他们衣着光鲜新潮，成群结伴地在外面聊天散步。

从程科坐下开始，罗树便关注着咖啡店里走进来的每一个人，不知道哪一个会坐到程科对面。

这时，有一位穿着黑色西装，打了发蜡的男子推开门，三十多岁的样子，腋下夹着公文包，神色倒也算自然，但他的出现立刻引起罗树的警觉，周末带着公文包到咖啡馆工作未免奇怪了一些。

男子走进店里四下环顾了一番，随后拿出手机来，罗树赶紧把目光转向坐在里面的程科，果然，程科从包里掏出手机来，瞧了一眼就放在耳朵旁边，一边说话一边朝门口望过去，罗树谨慎地埋低头，假装看桌上的时尚杂志，那棵绿色植物不高不低正好挡住程科一半的视线。罗树偷偷瞥向门口，夹公文包的男子不出所料地朝程科走了过去。

遗憾的是，罗树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，不过两个人应该比较熟悉，公文包男人点了喝的之后脸上就一直堆着笑。他和程科相谈甚欢，完全看不出任何猫

腻，以罗树多年的办案经验，两个人肯定不是在谈“生意”上的事。

十多分钟后，男子正了正神色，放下杯子，飞快地扫了眼四周，然后把公文包拿到桌面上，从里面拿出一个透明的文件袋递给程科，程科没有急着接，而是缓缓喝了口咖啡，等他放下了咖啡杯才伸手接过袋子。

或许是下一批进货单，罗树猜测。程科看得很认真，他从里面拿出一沓不太厚A4大小的纸，远远看去，上面应该是表格。

罗树招呼服务员，又点了一杯柠檬水，顺便让服务员送几本杂志。

文件连同那个透明的袋子都被程科收起来了，罗树这才注意到他也背了一个单肩包，文件被放在了里面。

那个拿公文包的人端起面前的咖啡一饮而尽，嘴里的咖啡还没咽下去就匆匆站起身离开。罗树推测这人不过是个小角色，只负责跟程科送进货单子，一旦任务完成就撤，以免被警察抓住。

程科依旧坐在那个位置上，看起来也许在等下一个来见他的人。

罗树的柠檬水被端了上来，服务员还端来一块起司蛋糕，说是店内新品，免费品尝的，他微微颌首说了声“谢谢”，蛋糕和杂志放到面前，罗树的眼神还是留意着前方。

“不客气。”服务员点头离开。

“好吃吗？”有人突然自顾自地坐在了旁边，罗树一惊，镇定地抬眼看去。

眼前的人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，干净整洁，浑身上下打理得一丝不苟，眼神透出坚毅和干练。

罗树太意外了。

此人是市检察院反渎职侵权局侦查二处副处长林飞，侦查系硕士，是个年轻有为的检察官。他四年前在白马区检察院公诉部门做事的时候因为负责命案，所以和罗树接触较多，两人一来二去也慢慢熟悉了。

这人也是个和罗树一样的“异类”。

林飞当初在公诉部门使用“特殊方法”，让一个警方死活问不出口供的重案犯把自己所做的事全部交代清楚，最终成功审查起诉。市检反渎局局长欣赏他的行事作风而招他至麾下，专门侦查所有渎职的国家公务员。在反渎局里，他的直接上司告诉他怀疑每一个人，所以他上任的第一个案子就是把自己的这个上司查办了，因为对方牵涉到一起土地纠纷案中，涉嫌伪造公家文件。

此事在公检内部传得沸沸扬扬，甚至其他单位的公务员们都视林飞为一个奇葩“病毒”，但这个格格不入的“病毒”没有在意周围人眼光，每天追查渎职犯罪就像狼在追踪落单的羊一般，一旦发现就死死咬住，这点像极了罗树。

但不同的是，他几乎不会来这种地方，他很少有私人的休闲生活，在这儿看到他罗树略感意外。

“一个人喝咖啡？”

罗树拿起桌上那杯凉透了的咖啡，喝了一口：“趁着今天没案子抓紧享受一下正常生活。”

林飞撇撇嘴：“真好。”

“执行公务？”

“没，出来休息一下。”

“最近忙什么？”罗树有意无意地寒暄。

“很大的事……”林飞叹口气，他点了一杯拿铁，“你记得田建民吗？”

“田建民？”罗树在脑中思索这个名字，随后点头，“一个月前在处置一起醉酒闹事的案件时，因为采取的措施不当，开枪打死当事人的警察。”

田建民是北苑分局下辖的丹东路派出所治安警，罗树只听说过但并不认识他。一个月前的半夜两三点钟，有几个人醉酒闹事，打架斗殴，田建民带着辅警前往处置，结果对方非但不听劝阻，反而持械冲击警察，田建民被迫开枪自卫，击中其中一人，最后这个人不治身亡。罗树是看新闻才知道这件事的，当时的新闻报道称，北苑分局已经对涉事民警停职调查，并向被害人致歉。

“他有罪吗？”

“这个不好说，我们还在查，要知道渎职侵权一类的罪名非常难界定，尤其是这种在执法过程中出现不当行为的案子。不过我们基本认为他在处置纠纷的时候开枪是一种执法过当，按道理已经涉嫌滥用职权罪了。”

罗树若有所思地点点头。

“事情出来以后，田建民立刻被停职调查。”林飞说，“他所在的北苑分局没有帮他说一句话，反倒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向媒体承认他的错误，真可笑。”

“警队作为一个整体必须考虑到组织的形象问题。”

“你作为警察，有没有想过他的处置也许是正确的？”

罗树点头：“我有考虑过，没记错的话他比我做警察的资历更老，应该不会冲动。”

“如果他的处置是正当的，那北苑分局在媒体面前的道歉行为就很尴尬了。”林飞玩笑似的说，接过服务员端过来的拿铁轻轻地喝了一口。

“可你们还是立案了，不是吗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罗树趁着林飞低头喝咖啡的空隙瞟了一眼程科，发现他的对面又坐了一个人，罗树看清这个人的长相时不禁倒吸一口冷气，心中大感意外。

这人罗树认识，正是安排邱声做线人的廖诚。而他的线人邱声昨天才被罗树盘查过，收缴了零售的货。

廖诚和程科都是北苑分局的，这两个人认识也不奇怪，然而廖诚是禁毒大队的缉毒警，而程科现在做的正是毒品生意……罗树脑子不禁有点乱，但他越发确定自己之前的判断——程科的生意做得太过火了！

“但现在的问题是……”林飞放下咖啡杯，“田建民已经对组织内部起了对抗的心。在刚开始的时候，他的言语流露出对原单位的反感，后面演变成了对整个警队的反感，到了现在，已经上升到了对警队的敌意，导致我们对他的审讯和取证非常困难。”

“对警队的敌意……”罗树喃喃地品味这个说法。

“田建民认为自己并没有执法过当的行为，当时的环境下他不得不开枪。”林飞继续说，“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外部条件所采取的紧急措施，因此他对北苑分局第一时间的处理态度感到非常伤心和失望，并最终演变成了愤怒。”

罗树的目光再次落在程科和廖诚的身上。这两个人依旧在谈话，廖诚的神色看起来似乎有些凝重，像是在讨论严肃的事，遗憾的是看不到程科的表情。

“所以你们准备怎么做？”罗树收回目光问，“现场勘查的条件支持他的辩解吗？”

“耗着，现在北苑分局和市局都在等我们的消息，但是市检给我们的要求是必须在媒体失去兴趣之后出结果，以避免国家司法体制受到冲击。虽然我们只是一个普通城市的普通案件，但经过网上发酵以后肯定会引发更大的影响。”

“这么说，你们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田建民确实执法过当？”

林飞含蓄地笑了一下：“目前是这样认为，但还没证据。”

“听起来像有罪推定。”

“不会。”

罗树对反读局的工作不是太了解，也没什么想法，眼下他最想知道的就是程科和廖诚之间到底有什么交易。但廖诚在禁毒系统是出名的铁腕，和他接触过的人都知道他对毒品是打心底的深恶痛绝，程科想拉他下水未免有点太不可思议了！

“你有些心不在焉。”林飞笑着看罗树。

罗树愣了一下，旋即苦笑一声：“没什么。”